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九十六期
2021年11月　　頁119~142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10.6258/bcla.202111_(96).04

論 Pritchard 對基礎難題的回應*

郭　仲　謙、蕭　銘　源**

摘　要

在近年知識論的討論中，Pritchard 以一系列文章辯護知覺知識的選言主義（ED），其核心論點之一是主張「看見 *p* 是一種對知道 *p* 的合理支持」。另一方面，Williamson、Cassam 與部分學者主張「蘊涵論題」：看見 *p* 就是知道 *p*。如果蘊涵論題成立，ED 的主張就會被理解成一種自我支持因而不令人滿意，一般稱此為「基礎難題」。對此，Pritchard 提出「有利場景論題」（OGT），主張看見 *p* 只是身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並以此化解基礎難題。不過，Ghijsen 對 Pritchard 的解決方案提出兩類反對意見：第一，Pritchard 用來支持 OGT 的案例並不可信；第二，OGT 本身有反例。本文論證，Ghijsen 對 Pritchard 的批評是基於一種對 ED 的不恰當理解，因此他的反駁並不成立。

關鍵詞：知覺知識的選言主義　基礎難題　蘊涵論題　有利場景論題

2020.08.04 收稿，2021.06.10 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曾在 2018 年台哲會年會發表，筆者在此感謝評論人趙之振教授的評論與建議。另外。筆者也感謝《臺大文史哲學報》的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所提的指正與修改建議。最後，本文在修改過程中，得到 Prof. Jonathon Hricko、王文方教授、王一奇教授、侯維之教授、樊達博士以及陳以森博士的各種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 郭仲謙，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博士生，Email: chkwok@link.cuhk.edu.hk；
蕭銘源，東吳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Email: myhsiao@sc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Pritchard（2011）主張**知覺知識的選言主義**（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 of perceptual knowledge，ED）：S 擁有知覺知識 *p* 是基於 S 擁有對知覺信念 *p* 的合理支持，其中，這個合理支持必須具有事實性（factive）並且是反省上可取徑的（reflectively accessible）。[1] Pritchard（2012a）認為，ED 不但兼容內在論與外在論的理論優勢，而且符合日常信念證成的模式，甚至可以對抗徹底懷疑論。[2]然而，Williamson（2000）、Cassam（2007）與部分學者主張**蘊涵論題**：看見 *p* 就是某種知道 *p*（seeing that *p* is a specific way of knowing that *p*）。如果蘊涵論題成立，那基於 ED 將看見 *p* 視為一種對知道 *p* 的合理支持，此時知道 *p* 就會是對知道 *p* 的合理支持，這樣一來，ED 對知道 *p* 所要求的證成理由就會成為某種自我支持。一般來說，自我支持通常不被認為是一種合理的證成模式。所以，如果蘊涵論題成立，看見 *p* 就不能對知道 *p* 提供合理支持，而這就顯示出 ED 的核心論點是有問題的，文獻上稱這個對 ED 的挑戰為**基礎難題**（the basis problem）。

面對上述挑戰，Pritchard（2011）先以案例論證 S 看見 *p* 但 S 不一定知道 *p*，而這表示蘊涵論題有反例，所以看見 *p* 並不蘊涵知道 *p*。然後，基於蘊涵論題的反例，Pritchard 進一步主張另一種對看見 *p* 的理解：看見 *p* 不能被視為「保證知識的狀態」而只是一種「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狀態」。本文稱此觀點為**有利場景論題**（objectively epistemically good scenario thesis，OGT）。[3]可以看到，如果 OGT 成立，一方面 Pritchard 可以守住 ED 的核心立場（看見 *p* 仍是一種

1 對「事實性」和「反省上可取徑性」這兩個概念，筆者會在下一節進一步說明。另外要注意的是，此處所提到的「知覺信念 *p*」、「知覺知識 *p*」、以及本文後續會提到的「看見 *p*」，其中「*p*」都是指一個命題，而不是一個對象。

2 一般認為，反省上可取徑性是內在論的典型要求，而事實性則是針對信念形成與合理支持之間的關係所提出的要求，而這是典型外在論式的要求。Pritchard 認為 ED 同時具有反省上可取徑性與事實性，因此兼具內在論和外在論的理論優點。不過，關於 ED 理論優勢的相關議題並非本文重點，故不多作分析或評論，對此部分討論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Pritchard（2012a, 2016b）、Soteriou（2020）以及 Lyons（2017）等學者的著作。

3 Pritchard（2011）開始提出看見 *p* 的另一種理解時，指「看見 *p*」是一種"being in a good position to know that *p*"的狀態。後來，他藉由「認知者的場景是否在主觀上或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區分」加以解釋這個對看見 *p* 的理解方式（2011: 444-449）。因此，本文使用「有利場景論題」來指 Pritchard 對「看見 *p*」的觀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知道 *p* 的合理支持）、繼續保持其所宣稱的理論優勢，另一方面他也可以藉由反對蘊涵論題來解消建立在蘊涵論題上的基礎難題。[4]

對於 Pritchard 的論點，Ghijsen（2015） 提出了兩類批評。[5]第一，Pritchard 用來反對蘊涵論題的案例並不可信；第二，OGT 本身有反例。這篇文章的主要工作，就是去回應 Ghijsen 對 Pritchard 的批評並以此辯護 ED。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節將先介紹 ED 的核心主張，以及基礎難題對 ED 所造成的挑戰；第三節說明 Pritchard 對基礎難題的解決方案、OGT、以及他對 OGT 的辯護；第四節則是分析 Ghijsen 對 Pritchard 提出的兩類反對意見、重構其核心論證，並進一步討論一個可能挑戰；在第五節，筆者論證，Ghijse 的反對意見來源於他對 ED 的不恰當理解，因此這些反對都不可信、也因而不是 ED 的實質困難。

二、知覺知識的選言主義與其基礎難題

在討論基礎難題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 ED 對知覺知識的觀點，從而才能了解為何基礎難題是 ED 必須回應的難題。Pritchard（2012a） 給出了 ED 的核心主張：

> 在知覺知識的典型案例中，認知主體 S 是經由擁有合理支持 R 而獲得一個知覺知識 *p*，其中 R 是事實性的、且反省上可取徑的（Pritchard 2012a: 13）。[6]

對任一知覺知識 *p*，ED 要求當認知主體 S 在形成該知識時，S 必須將對 *p* 的信念建立在某種「符合條件」的合理支持上，Pritchard 提出的條件有兩個：反省上的可取徑性、以及事實性。首先，根據 Pritchard，S 用來支持信念形成的理由

4 根據 Pritchard（2012a），ED 是一種知識化約理論，其理論優勢來自於構成知識的要件所具有的性質，也就是：看見 *p* 的事實性與反省上的可取徑性。然而，如果蘊涵論題成立，看見 *p* 就是知道 *p*，那 ED 將不再是知識化約理論（知道 *p* 是一種對知道 *p* 的合理支持），它來自知識化約要件的理論優勢也會因此消失。相較於此，如果 OGT 成立，看見 *p* 不是知道 *p*，那 ED 就可以繼續保持其理論優勢。

5 有些學者跟隨 Ghijsen 對 Pritchard 提出的批評，參見 Kraft（2015）、Ranalli（2014, 2018）、Fratantonio（2019）。

6 Pritchard（2012a: 13）指出，知覺知識的典型案例是指一般視覺知識，而支持這種信念形成的合理支持就是看見 *p*。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反省上可取徑的，是指 S 在相信某事的狀態下必須能取徑到其形成相關信念背後的理由。[7]其次，S 的合理支持具有事實性，是指這個合理支持蘊涵了目標命題（target proposition），亦即信念的內容：只要 S 看見 *p*，並且 S 以看見 *p* 作為支持相信 *p* 的理由，那 S 相信 *p* 的理由就是事實性的（參見 Pritchard 2012a: 14）。[8]給定 ED，當 S 獲得「眼前有一棵樹」的知覺知識，那 S 之所以相信「眼前有一棵樹」就是建立在 S 擁有一個對「眼前有一棵樹」這個信念的合理支持，而且 S 的合理支持滿足了前述兩條件：第一，S 事實上看見「眼前有一棵樹」（滿足事實性）；第二，S 之所以相信「眼前有一棵樹」是建立在 S 看見「眼前有一棵樹」，而且 S 可以取徑到這件事（滿足反省上的可取徑性）。

Pritchard 認為，ED 兼容內在論與外在論的理論優點、並且符合我們證成一般日常信念的模式、也能對抗徹底懷疑論，因而是一個值得被認真看待的知識理論（參見 2012a: 3-5, 17, 133-134）。[9]不過，文獻上一個關於「看見 *p*」的特殊論點直接挑戰 ED 的核心主張，學界通常稱此論點為「蘊涵論題」（參見 Ghijsen 2015: 1148; Cassam 2007: 26-34; Williamson 2000: 21-48; 以及 Dretske 1969: 78-139）：

蘊涵論題

看見 *p* 是知道 *p* 的一種。

一般認為，看見 *p* 不同於看見某個對象，理由在於：前者要求 S 對於 *p* 的內容有所掌握，而後者則沒有這個要求。舉例來說，某個小孩可以在不知道香蕉是什麼的情況下看到香蕉，但小孩不能在沒有關於香蕉的概念的情況下，看見「有

7 例如，S 基於視覺經驗相信「眼前有一棵樹」，而且 S 能夠取徑到 S 之所以相信「眼前有一棵樹」是由於其視覺經驗，那 S 的信念所根據的合理支持就是反省上可取徑的。

8 例如，當我們同意 S 看見「眼前有一棵樹」，那「眼前有一棵樹」就必須為真；相反地，若「眼前有一棵樹」不為真，S 就不能算是看見「眼前有一棵樹」，而只是似乎看見「眼前有一棵樹」（seeming to see that *p*）。

9 文獻上有部分學者質疑 ED 的理論優點，例如：知覺信念的合理支持為何能夠同時滿足事實性和反省上可取徑性兩個要求？這些學者認為，ED 對合理支持所提出的兩個要求會造成理論上的衝突。Pritchard 把這些學者所質疑的問題整合成「取徑難題」（the access problem）、「可區別性難題」（the distinguishability problem）以及「基礎難題」。本文聚焦在基礎難題上，並不處理基礎難題之外的問題，對於其它兩難題的討論請參見 Pritchard 的著作（2012a, 2016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一根香蕉在面前」。這個例子顯示出，當小孩看到有一根香蕉在面前，小孩必須擁有相關的概念，而這就表示，看見 *p* 不只是「看見 *p* 的內容」而已，而且還要能掌握 *p* 包含的概念（參見 Pritchard 2016a: 127-128）。給定以上這種「看見 *p* 與看見某個對象」的區分，再加上 ED 的主張，看見 *p* 似乎就蘊涵了知道 *p*：一方面，當 S 看見 *p*，S 似乎就已經對 *p* 產生**信念**和**證成**；而另一方面，基於 ED 主張看見 *p* 具有事實性的面向，所以如果 S 看見 *p*，那就代表 *p* 為**真**（相反地，在 *p* 不為真的情況下，S 不能算作看見 *p*，而只是似乎看見 *p*）。

不難發現，如果看見 *p* 是一種知道 *p*，那對 ED 來說「知道 *p* 的合理支持」就可以是知道 *p* 本身，而這就會變成一種自我支持：知道 *p* 是知道 *p* 的合理支持。[10]一般認為，自我支持通常是證成上的惡性循環、並沒有真的給出證成，所以如果看見 *p* 就是知道 *p*，那看見 *p* 就不會是知道 *p* 的合理支持（參見 Steup and Neta 2020 以及李國揚 2019）。[11]但是，基於 ED 明確主張「看見 *p* 可以作為知道 *p* 的合理支持」，蘊涵論題的成立就導致了 ED 遭遇明顯困難：或者 ED 接

10 或許有人會質疑，知識作為已獲得某種證成的信念，為何還需要進一步的證成呢？此處要注意的是，自我證成的疑慮所在意的並不是知識本身，而是那個使得知識之所以是知識的關鍵證成。舉例來說，當我們在考慮「到底是什麼證成了信念 *p*，從而使得它可以算是知識？」這類問題時，如果我們以「看見 *p*」作為對信念 *p* 的證成，而且主張「看見 *p* 就是一種知道 *p*」，此時那個使得信念 *p* 之所以是知識的關鍵證成其實就是知識 *p* 自己，而這就顯示出，信念 *p* 作為知識的關鍵證成其實是一種自我證成。

11 某些基礎論（foundationalism）的支持者或許會抱怨此處對於「自我支持」的評價，因為他們認為至少有某些基礎信念是自我支持、自我證成的。這些基礎論者主張，至少有一些被證成的信念是自我支持的，所以自我支持的信念不見得都沒有獲得證成。因此，如果 ED 的支持者接受這種基礎論，那即便他們同時接受蘊涵論題也不會遭遇此處的困難。表面上看起來，採取基礎論似乎是 ED 支持者可以採取的解套方案。不過，要注意的是，當我們跟隨 ED 主張「看見 *p*（總） 是知道 *p* 的合理支持」，再同時主張蘊涵論題「看見 *p* 即是知道 *p*」，兩者合併所得出的結果是「所有的知覺信念都是自我證成的」。而這表示，如果要從基礎論的觀點來為 ED 消除此處的困難，僅僅主張「有些知覺信念是基礎信念」是不夠的，而是必須主張「所有知覺信念都是基礎信念」。然而，一方面 ED 並沒有主張「所有知覺信念都是自我支持的」，因為並不是每一個知覺信念都能滿足事實性與可取徑性，所以並不是每一個知覺信念都是被證成的；另一方面，「到底 ED 是否能相容於基礎論？」或「基礎論是否會為 ED 帶來額外的理論負擔？」這些問題目前也有待進一步研究，因此本文將先不考慮以基礎論來化解基礎難題的進路，只專注在 Pritchard 自己對基礎難題提出的回應以及他與 Ghijsen 的論戰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受某種自我支持的證成，因而是一個不可信的理論；或者 ED 放棄將看見 *p* 作為知道 *p* 的合理支持，因而失去其理論優勢。此處來自蘊涵論題的挑戰就是所謂的基礎難題，我們可以用下列論證來概括到目前為止的討論：

基礎難題論證（BPA）

B1. 若 ED 為真，則看見 *p* 是 S 知道 *p* 的合理支持；

B2. 看見 *p* 是知道 *p* 的一種；

B3. 若看見 *p* 是知道 *p* 的一種，則 S 透過看見 *p* 所獲得的支持是一種自我支持；

B4. 若 S 透過看見 *p* 所獲得的支持是一種自我支持，那看見 *p* 不是 S 知道 *p* 的合理支持；

B5. 若看見 *p* 是知道 *p* 的一種，則看見 *p* 不是 S 知道 *p* 的合理支持；

B6. 看見 *p* 不是 S 知道 *p* 的合理支持；

B7. ED 為假。

在 BPA 中，B1 來自 ED 的核心主張，B2 是蘊涵論題，B3 和 B4 則是來自於一般關於證成上自我支持的觀點：某個信念是自我支持的，即是以「該信念本身」去證成「該信念成立」，而這通常被認為是沒有證成的或不是合理證成。B5、B6 以及結論 B7 是先前步驟的邏輯結果。簡言之，基於此論證有效，在假定 ED 為真並接受蘊涵論題的情況下，加上 B3 和 B4 就會推導出 B7，而這就證明了 ED 的核心主張為假，因此 ED 不成立。

BPA 是一個有效論證，邏輯上來說，為了辯護 ED 我們可以選擇反對 B2（也就是蘊涵論題）、反對 B3、或者反對 B4。[12] Pritchard 的策略是去反對 B2，筆者將在下一節仔細說明，他如何解消這個建立在蘊涵論題上的難題。

三、Pritchard 對基礎難題的回應

從前一節的分析可以看到，BPA 成立的要件之一是蘊涵論題的成立，而蘊涵論題成立與否，則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其中的關鍵概念「看見 *p*」。根據 Pritchard（2011: 442-444），看見 *p* 有兩種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種是把看見 *p* 理

12 反對 B3 的做法，可以參考 Shaw（20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解為「一個保證知道 *p* 的狀態」，也就是蘊涵論題的主旨；另一種則是把看見 *p* 理解為「一個有利於知道 *p* 的狀態」。Pritchard 認為，這兩種對於看見 *p* 的理解在知態強度上是不同的：前者成立時，後者就會成立；但後者成立時，前者不一定成立。因此，Pritchard 嘗試論證，在某些案例中，的確會出現「一個有利於知道 *p* 的狀態」成立但「一個保證知道 *p* 的狀態」卻不成立的情況；基於前述情況是可能的，對看見 *p* 採取強理解就是不恰當的，而這就是他反對蘊涵論題的首要理由（參見 2011: 442）。

為了進一步說明 Pritchard 的論點，讓我們先釐清一個問題：什麼是一個有利於知道 *p* 的狀態？考慮以下 Pritchard 提出的案例：

> **穀倉案例**
>
> 假設某人 S 實際上看到穀倉，而且身處在事實上有利於知道「眼前有個穀倉」的環境（例如，S 的視覺沒有被欺騙、S 的認知官能運作正常等等）。雖然事實上 S 沒有被欺騙，但假設有另一個可靠的人告訴 S，S 現在正被欺騙（例如，身處於一個充滿假穀倉的郊外）。在這個情況下，S 不應該去相信眼前有個穀倉，也因此 S 不可能知道這命題（參見 Pritchard 2011: 442）。[13]

在穀倉案例中，雖然 S 處於有利於知道「眼前有個穀倉」的環境，不過 S 並不知道「眼前有個穀倉」。Pritchard（2011: 442-443）認為，S 之所以沒有此知識的理由在於：當 S 遇到否決因素（defeater）時，S 以為自己身處於一個充滿假穀倉的環境，這使得 S 根本不相信「眼前有個穀倉」。而且，即便 S 發現原來那個否決因素是誤導的否決因素（misleading defeater），也就是 S 發現其獲得的證詞原來是假的，S 既不會宣稱「自己曾經相信 *p*（由於有否決因素的出現）」，也不會宣稱「自己只是以為自己曾看見 *p*」，而是仍然認為「自己曾經看見 *p*」（參見 Pritchard 2011: 442-443）。透過這個案例，Pritchard 所要揭露的是：既然在某些情境中看見 *p* 並不蘊涵相信 *p*，而學界普遍同意「知道 *p* 蘊涵相信 *p*」，那這就顯示出知道 *p* 和看見 *p* 是截然不同的。換言之，穀倉案例展示出了「S 看見 *p*

13 Pritchard 之所以說 S 不可能知道 *p*，是基於「知識蘊涵信念」：S 不相信 *p*，所以 S 不可能在缺乏信念的情況下知道 *p*（參見 Pritchard 2011: 442）。另外，即使 S 繼續相信眼前有個穀倉，但由於出現了沒被擊敗的否決因素（undefeated defeater），因此 S 還是不知道此命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不知道 *p*」的可能情況，而這表示看見 *p* 不一定是一種知道 *p*，所以看見 *p* 並不蘊涵知道 *p*，因此蘊涵論題不成立。

在 Pritchard 的解釋下，看起來穀倉案例是蘊涵論題的反例，不過此處有一個疑慮。根據 ED，看見 *p* 是 S 知道 *p* 的合理支持，當 Pritchard 把看見 *p* 理解為一個有利於知道 *p* 的狀態，那就表示「S 處於一個有利於知道 *p* 的狀態，對 S 知道 *p* 來說是一種合理支持」。然而，有一個問題是：在穀倉案例中，S 處於一個有利於知道 *p* 的狀態卻又不可能知道 *p*，那在什麼意義下，S 的狀態算是有利於知道 *p*？這是一個合理的質疑，因為「有利於知道 *p* 卻又不可能知道 *p*」似乎暗藏著某種內在緊張：既然都「不可能」知道 *p* 了，怎麼還能算是「有利於」知道 *p*？而如果 Pritchard 無法恰當回答此問題，不能化解此處的緊張關係，那 ED 的核心主張看起來就是可疑的。因此，為了回答此問題，Pritchard（2011: 444-448）區分了「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objectively epistemically good）以及「主觀上有利於知道 *p*」（subjectively epistemically good），以下分別說明。

首先，要如何分辨某個場景是否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Pritchard（2011: 445）指出，我們必須從兩個面向來做出判斷。第一個面向關乎到主體 S 的認知官能：我們必須去考慮 S 形成信念所依靠的相關官能是否運作正常（例如，在視覺知識的案例中，必須考量 S 的視覺能力是否出錯）。第二個面向是去考慮主體 S 所處的環境本質（the nature of the environment）：我們必須去考慮，S 在正常地展現其認知能力的情況下，其身處的環境是否仍然會使得 S 無法可靠地形成真信念。舉例來說，如果 S 身處在充滿假穀倉的環境，且 S 不知道自己身處在一個這樣的環境，在此情況下，即使 S 剛好指認出一個真穀倉，並相信「眼前有一個真穀倉」，但基於 S 有可能誤指其它假穀倉，並以此作為他相信「眼前有一個真穀倉」的理由，環境因素會使得 S 無法可靠地形成真信念。Pritchard 指出，只要 S 身處的場景滿足了這兩個面向（形成信念所依靠的官能運作正常，且環境不會使其無法可靠地形成真信念），那 S 所身處的場景就是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相反地，如果這兩面向中任一面向沒有被滿足，那該場景就不是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要以什麼因素來評價一個場景是否在主觀上有利於知道 *p* 呢？Pritchard（2011: 445-446） 認為，我們可以根據主體是否有充分理由來懷疑他所相信的命題，從而判斷場景是否在主觀上有利於知道 *p*。換言之，場景是否在主觀上有利於知道 *p*，取決於有沒有否決因素的出現。Pritchard 進一步指出，有兩個可能情況會使得一個場景在主觀上對其認知不利：其一是主體意識到充分理由（有否決因素）來懷疑其相信的命題；其二則是，當否決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素存在，主體有責任去意識到該否決因素從而懷疑自己所相信的命題。[14]

回到穀倉案例，從 Pritchard 的觀點來看，案例中的 S 雖然看見 *p*，可是 S 並無法否決那個誤導的否決因素，因而放棄其信念。也就是說，S 有充分理由來懷疑他的信念（眼前有個穀倉），這使得 S 不知道「眼前有個穀倉」。換句話說，雖然 S 身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眼前有個穀倉」的場景，但基於該場景並非在主觀上有利於知道「眼前有個穀倉」，因此 S 沒有「眼前有個穀倉」的知識。[15]

可以看到，當穀倉案例構成了蘊涵論題的反例，將「S 看見 *p*」理解「S 身處於保證知道 *p* 的場景」這種強理解就是不恰當的，而是應該採取「身處於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這種弱理解。不過，要注意的是，同樣根據穀倉案例，S 的確有可能身處於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但 S 卻不是身處於主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所以最終 S 還是不知道 *p*。由此可見，當 Pritchard 主張對「S 看見 *p*」採取弱理解時，對他來說，「身處於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指的並非是「處於主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而是「身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16]為了方便接下來的討論，本文將以上 Pritchard 對看見 *p* 的完整觀點整合成一個條件句，稱之為「有利場景論題」（OGT）：如果 S 看見 *p*，那麼 S 身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

總結以上，Pritchard 對 BPA 的回應策略就是去反對蘊涵論題。他透過穀倉案例論證，S 處於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並不保證 S 知道 *p*，所以即便看見 *p* 有利於知道 *p*，我們仍舊不能把看見 *p* 視為知道 *p* 的一種。接下來，為了說明「有

14 Pritchard 之所以特別提及後者，是由於他要避免主體只因不知道否決因素的存在，就使得其所身處的場景被歸類為主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

15 除了「否決因素的出現造成認知主體看見 *p* 但不知道 *p*」，Pritchard 還提及了兩個可能使得主體看見 *p* 但不知道 *p* 的情況。第一個可能情況是，主體身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而且沒有否決因素的出現，但他仍然沒有相信 *p*。另一個可能情況是，主體身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但沒有在看見 *p* 這個基礎上形成或維持其信念 *p*。在後者中，主體信念的形成或許是建基在非知態基礎（non-epistemic basis），例如一廂情願的相信（wishful thinking）。Pritchard 認為，在兩種情況下，主體都不能算作擁有知識 *p*。由於一方面這兩種情況與此處重點無關，另一方面 Pritchard 也沒有對這兩種可能情況做進一步的說明，因此本文也略過此部分討論，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 Pritchard 的著作（2011: 447 以及 2012a: 32）。

16 關於「處於主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以及「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的區分，Pritchard 提供了圖表加以解釋，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 Pritchard 的著作（2011: 444-4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利於知道 *p* 的場景」這個概念，Pritchard 區分了「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和「主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透過這個區分，Pritchard 就可以在符合 ED 的情況下去說明「為何看見 *p* 不是知道 *p*，而只是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儘管 S 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但該場景仍有可能不是主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在此情況下 S 就不一定獲得 *p* 的知識。可以看到，經由以上 Pritchard 對於看見 *p* 的弱理解，他一方面反駁了蘊涵論題（看見 *p* 是知道 *p* 的一種）並因此解消 BPA，另一方面他也守住了 ED 的核心立場。

四、Ghijsen 對 Pritchard 的反駁

Ghijsen（2015）認為 Pritchard 對基礎難題的回應不成立，他的批評主要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指出 Pritchard 用來支持其論點的案例沒有說服力，而第二類則是指出 OGT 本身有反例（S 看見 *p*，但 S 沒有身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在這一節，筆者將分別檢討、分析 Ghijsen 兩個主要的批評意見，並額外考慮一個 Ghijsen 的可能批評：由於 Ghijsen 在分析 OGT 時，特別討論了另一種類型的案例（S 身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但 S 沒有看見 *p*），雖然此類案例並不直接挑戰 OGT，但考慮到本文為 Pritchard 論點辨護的完整性，筆者也將 Ghijsen 對此案例的討論視為可能挑戰一併分析。以下分別說明。

（一）主體認為自己曾處於某個認知狀態並不保證主體處於該狀態

從前述討論可見，Pritchard 用穀倉案例來反對蘊涵論題並支持 OGT，這個案例之所以對 Pritchard 有利，是因為該案例同時滿足了「S 看見 *p*」以及「S 不知道 *p*」。不過，Ghijsen（2015: 1152）認為，穀倉案例並不真的滿足「S 看見 *p*」這個條件，所以他認為 Pritchard 用來支持其論點的案例不具說服力。

根據 Ghijsen，在穀倉案例中，Pritchard 之所以認定「S 看見『眼前有個穀倉』」，是因為在案例中 S 認為自己看見「眼前有個穀倉」，以及 S 在了解到那個否決因素是誤導後，S 仍舊會認為自己曾看見「眼前有個穀倉」。而這似乎顯示出，Pritchard 用來主張「S 看見『眼前有個穀倉』」的理由就只是認知主體對自身認知狀態的評估：S **認為**自己看見「眼前有個穀倉」。然而，Ghijsen 指出，即使認知主體 S 認定自己曾經處於某個認知狀態（如知道 *p*、看見 *p* 等），但 S 仍有可能當時並不真的處於該狀態。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Ghijsen（2015: 1152-1153）提出以下案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盜賊案例

Theo 是一個盜賊。他相信他在尋找的鑽石在某個特定的地點 P1。後來，他的同夥告訴他鑽石已經被移到別處 P2。Theo 的同夥真心地告訴他這個消息，他的同夥也有很好的證據來相信鑽石在 P2，而且他有很多理由來相信他的同夥。但是，他的同夥原來出錯了，他要找的鑽石仍然在 P1。雖然 Theo 無法否決他所得到的否決因素（也就是同夥的證詞），但他仍然繼續相信 P1。因此，Theo 到達 P1，並偷走鑽石。最後，同夥問他：「你早就知道鑽石在 P1？」Theo 回答說：「是」。

案例中的 Theo 認為自己知道鑽石在 P1。對此，Ghijsen 指出，Theo 之所以會認為自己知道鑽石在 P1，或許是因為他從頭到尾都相信鑽石在 P1，但這並不是我們此處討論的重點。重要的是，無論如何 Theo 並沒有排除掉那個誤導的否決因素，而這表示 Theo 對「鑽石在 P1」的信念並不是建基在合理的證據上，因此，Theo 並不真的知道鑽石在 P1。

從盜賊案例可以顯示出，即便某人認為自己曾處於某個認知狀態，仍舊有可能事實上不曾處於該狀態。換言之，主體對自身認知狀態的評估並不保證主體處於該狀態。Ghijsen 認為，考慮到盜賊案例所揭露的這種可能性，在穀倉案例中，雖然 S 認為自己曾經「看見眼前有個穀倉」，但基於 S 的認定並不保證 S 處於該認知狀態，S 仍然有可能在當時沒有看見「眼前有個穀倉」。因此，從穀倉案例不一定可以得到「S 看見 p」。由於 Pritchard 的論點需要穀倉案例滿足「S 看見 p」以及「S 不知道 p」這兩個條件，這就表示穀倉案例並不能為 Pritchard 的論點提供足夠支持。

此外，Ghijsen（2015: 1153）還針對盜賊案例進一步考慮了一種可能回應：或許我們可以用別種方式來解讀 Pritchard 的論點，不要把 Pritchard 用來證成「S 處於某認知狀態」的主張理解為「S 對自身狀態的描述」，而是理解為「對 S 的狀態的正確描述」。所謂的「正確描述」，是我們（作為第三者）對 S 的認知狀態很自然會給出的判定。換言之，如果我們很自然會將 S 描述成處於某種的認知狀態，那 S 在案例中就的確處於該狀態。[17]以盜賊案例說明，給定這種

17 以穀倉案例為例，當我們要判斷案例中的 S 是否曾看到「眼前有個穀倉」時，似乎我們的確可以不考慮 S 對自身狀態的描述，從第三人稱的角度來判斷 S 是否處於「看到『眼前有個穀倉』」這個認知狀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正確描述」的要求，Theo 是否真的曾處於特定認知狀態，就取決於我們如何判斷 Theo 處於甚麼認知狀態：基於否決因素無法被否決，我們很自然地會認為，Theo 實際上並不知道「鑽石在 P1」。所以，如果將 Pritchard 的論點讀成這個「正確描述」的要求，那不只盜賊案例沒有對 Pritchard 構成威脅，而且 Pritchard 仍然可以宣稱，在穀倉案例中，S 看見「眼前有個穀倉」：因為我們很自然會判定 S 的確有看見「眼前有個穀倉」（儘管 S 沒有相信）。

對於「對 S 的狀態的正確描述」這個可能的回應策略，Ghijsen 認為此策略非常可疑，他的理由在於：此策略預設了「我們能夠對 S 的認知狀態給出正確描述」，但是，我們並沒有令人滿意的理據去宣稱，我們對 S 認知狀態的判定是正確的。換言之，Ghijsen 質疑，憑什麼我們可以主張我們能夠對主體狀態給出正確判定？這一點其實並不容易說清楚。因此他認為，如果 Pritchard 要採用此策略，那 Pritchard 就必須先去證成，我們能夠正確地描述在穀倉案例中 S 的認知狀態，也就是 S 看見「眼前有個穀倉」。在那之前，這並不是一個 Pritchard 所能採用的可行策略（參見 Ghijsen 2015: 1153）。

（二）S 看見 *p*，但 S 沒有身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

Ghijsen（2015: 1154）提出了另一種穀倉案例，他認為即便接受 Pritchard 對於「主觀上有利於知道 *p*」以及「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的區分，仍舊有可能會出現「S 看見 *p*，但 S 卻沒有身處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讓我們考慮以下案例：

> **穀倉案例二**
>
> 假設某認知主體 S 身處在一個主觀上有利，但客觀上並非有利於知道「眼前有個穀倉」的場景。換言之，沒有任何否決因素的出現，但 S 卻身處在一個充滿假穀倉的環境。現在 S 看著其中一個看起來像穀倉的對象（實際上這是一個真穀倉），並相信它是一個穀倉。再假定 S 了解到自己正身處於一個充滿假穀倉的環境，而且真的看著一個真穀倉。因此，他認為自己看見他眼前有個穀倉。

Ghijsen 指出，基於穀倉案例二中的 S 認為自己看見「眼前有個穀倉」，而且 S 實際上也真的看見，因此 Pritchard 必須同意穀倉案例二中的 S 的確看見「眼前有個穀倉」。然而，根據穀倉案例二的假設，基於 S 周遭都是假穀倉，S 身處的場景並非客觀上有利於知道「眼前有個穀倉」的場景。這表示，在穀倉案例二中，S 看見了 *p*，但 S 並非身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而這就構成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GT（如果 S 看見 *p*，那 S 身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的反例，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OGT 並不成立。

此處要注意的是，Ghijsen 藉由穀倉案例二所要論述的重點並不只是對 OGT 提出反例，他利用該案例所要強調的是：如果 Pritchard 對蘊涵論題所提出的反例（穀倉案例） 是成功的，那這個案例在經過一些調整成為穀倉案例二之後，也會成功地反駁掉他自己的 OGT。更具體地說，在穀倉案例中，Pritchard 的主張「看見 *p* 並不蘊涵知道 *p*」必須建立在「如果 S 認定自己曾經處於某個認知狀態，那 S 當時就是處於該狀態」這個原則上。但是，在穀倉案例二中，基於 S 認為自己看到「眼前有個穀倉」，根據上述原則，S 就算是看到「眼前有個穀倉」。然而，由於穀倉案例二中的場景並非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眼前有個穀倉」，這表示，在此案例中 S 看見 *p* 但並不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因此 OGT 不成立。

不難發現，此處 Ghijsen 提出穀倉案例二的用意，其實是與前一節的批評聯合起來成為某種兩難挑戰：基於 Pritchard 對蘊涵論題所提出的反對意見必須建立在「如果 S 認定自己曾經處於某個認知狀態，那 S 當時就是處於該狀態」這個原則上，如果這個原則不成立，那 Pritchard 就無法從穀倉案例得到蘊涵論題的反例；而如果這個原則成立，那透過穀倉案例二可以顯示，S 看見 *p* 但並不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因此 OGT 不成立。可以看到，無論 S 認定自己曾經處於某個認知狀態是否能保證 S 當時就是處於該狀態，Pritchard 對蘊涵論題的反對意見都會有困難。

本文的主要目標是針對 Ghijsen 對 ED 的批評提出完整辯護，因此，筆者會在下一節回應這個兩難挑戰。一般來說，回應兩難論證可以採取吞子彈策略（bite the bullet），不過，本文並不採取此策略，而是選擇同時去駁斥兩難挑戰的兩個面向：筆者將嘗試論證 Ghijsen 上一小節的反對意見不成立，並同時指出穀倉案例二並不會對 OGT 造成困難。為了更清楚地呈現出筆者的回應，以下筆者將把 Ghijsen 的穀倉案例二視為對 OGT 的反例。不過，在筆者處理這個兩難挑戰之前，先讓我們考慮另一個針對 OGT 的可能挑戰。

（三）S 身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但 S 沒有看見 *p*

Ghijsen 為了全面地檢討 Pritchard 的論點，他在文中分析了一個 Pritchard 自己提出的案例（2015: 1150-1152）：

溫度計案例

Temp 透過查閱房間內的溫度計，形成有關室內溫度的信念。Temp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在這個證據基礎上形成的所有信念總是正確，這表示他形成信念的過程非常可靠。此外，Temp 也沒有任何理由來相信溫度計有什麼不正常的運作。但是，其實那個溫度計是損壞的，意思是說：這個溫度計所顯示的溫度會在一定的範圍內隨機地浮動。Temp 不知道原來有一個控制恆溫器的人躲藏在房間內，那個人的工作是確保每次 Temp 查閱溫度計，房間內實際的溫度都會跟溫度計所顯示的溫度相符（參見 Pritchard 2012b: 260）。[18]

案例中的 Temp 在正常運作的知覺機制的基礎上，可靠地形成其信念。不過，Ghijsen 指出，Temp 之所以能可靠地形成信念，只是因為那個控制房間溫度的人使得房間溫度符合了 Temp 的信念。這顯示出，Temp 的知覺經驗出現了錯誤的適應指向（direction of fit）：Temp 要能算作看見「此房間的溫度是 x」，那就必須是他的知覺經驗去符合「此房間的溫度是 x」，而不是以這個房間的溫度去符合他的知覺經驗，但在此處情況恰好相反。Ghijsen 據此認為，Temp 不算是看見「此房間的溫度是 x」。此外，在這個案例中，基於 Temp 形成信念所依靠的相關官能運作是正常的，而且相關環境也不會使得 Temp 無法可靠地形成真信念，所以 Temp 是身處客觀上有利於知道「此房間的溫度是 x」的場景。而這就表示，Temp 身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但卻沒有看見 *p*（參見 Ghijsen 2015: 1151）。

Ghijsen 認為，從溫度計案例可以顯示出「即便主體身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主體也不一定看見 *p*」。在這個解讀下，「反向的 OGT」（reverse-OGT，以下簡稱 ROGT），也就是「如果 S 身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那麼 S 看見 *p*」是不成立的。然而，Pritchard 並沒有主張 ROGT，所以 Ghijsen 對溫度計案例的解釋自然不是對 Pritchard 的挑戰。但這樣一來，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既然 Pritchard 沒有主張 ROGT，那 Ghijsen 討論溫度計案例的目的為何？

根據 Ghijsen（2015: 1151），他認為他對溫度計案例的解釋可以反駁掉 Pritchard 的論點：「S 看見 *p*」可以被化約到「S 身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19]此處要注意的是，一般認為「A 可被化約到 B」指的是「B 可以解釋掉 A 或分析掉 A」，而這種化約關係的反例則是「A 成立但 B 不成立」。但顯然

18 Ghijsen 改寫了 Pritchard 的案例，雖然他的案例與 Pritchard 的案例基本相同，但為了後續討論方便，本文還是採用 Pritchard 的原始案例。

19 此處 Ghijsen 的原文是 "…can thus be used against the idea that seeing that p is reducible to being in an objectively epistemologically good scenari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按照這種對於「化約」的一般理解，我們並無法解釋為何 Ghijsen 要討論溫度計案例，因為他藉由溫度計案例所得到的結論是「S 沒有看見 *p*，但 S 身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也就是「A 不成立但 B 成立」，而這並不是一般化約關係解讀下的反例。對此，筆者建議一個可能的解讀：或許我們可以將此處 Ghijsen 所謂的「化約」理解成更強的相互化約「A 當且僅當 B」，也就是「S 看見 *p*，當且僅當，S 身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這個雙條件句。如此一來，我們不但可以將 Ghijsen 對溫度計案例的解釋合理地視為雙條件句從右到左的反例，從而讓此處 Ghijsen 的論述有實質意義；而且，在這樣的解讀下，如果前一節 Ghijsen 利用穀倉案例二所建構的 OGT 反例是成功的，那雙條件句從左到右的方向也同樣不成立，這可以很好地顯示出 Ghijsen 對 Pritchard 論點的徹底反駁：「S 看見 *p*」與「S 身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兩者是相互獨立的，不存在任何 Pritchard 可以利用的關係。

或許有人會質疑，ROGT 有明顯反例，因此無論是 Ghijsen 或 Pritchard 都不會採取這種理解。對此，筆者首先要澄清的是，此處建議的解讀方式只是一種可能解讀，筆者並不排除有其他理解 Ghijsen 的方式，也因此筆者稱此為「Ghijsen 對 Pritchard 的可能挑戰」。其次，如前所示，由於 Ghijsen 使用溫度計案例得到的結論就是「S 沒有看見 *p*，但 S 身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在不考慮 ROGT 的情況下，似乎難以說明為何 Ghijsen 要討論溫度計案例。最後，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此處 Ghijsen 的用意：他為了避免有人以 ROGT 來為 Pritchard 辯護，所以 Ghijsen 提前將這個辯護策略反駁掉。不過，不論 ROGT 這個解讀是否符合 Ghijsen 的原意，本文的重點在於，Ghijsen 對溫度計案例的論述其實並不成立，筆者稍後會論證這一點，現在先讓我們回到 Ghijsen 對溫度計案例的討論。

針對溫度計案例，Ghijsen（2015: 1151）進一步討論了一個 Pritchard 可能採取的解決方案：把「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定義為「若 S 沒有遇到否決因素，而且正確地從 S 所得的證據來形成信念，則 S 會獲得知識」。[20]假設 Pritchard 採取這個建議，對「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作出如此理解，那基於 Temp 沒有正確地從自身所得的證據來形成信念，Temp 就不算是有知識。如此一來，一方面 Temp 既沒有看見「此房間的溫度是 x」，另一方面也沒有身

20 Ghijsen 明確地指出此處他所提的方案對 Pritchard 來說是個不差的解決方案（Given that Pritchard seems to take being in an objectively epistemically good scenario as being in a good position to know, this might not be such a bad interpretation of his position），而這也是為何筆者認為「溫度計案例是對 Pritchard 的挑戰」的一個理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溫度計案例不再對 Pritchard 的理論構成威脅。

看起來上述策略可以成功解消溫度計案例，不過，Ghijsen 指出，這個策略在解釋「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這個關鍵概念時，必須預設「知識」這個概念。因此，如果 Pritchard 要採取這個策略，他就必須把知識當成是基本概念。換言之，Pritchard 必須把 ED 理解成知識優先的理論（knowledge first account），他才能採取此方案。[21]但是，將 ED 理解成知識優先的理論並不是 Pritchard 所能接受的，理由在於：ED 是一種知識的化約理論，如果 Pritchard 將知識視為基本概念，會嚴重違反 ED 的核心立場，造成他自身理論上的不一致。因此，上述解消溫度計案例的策略對 Pritchard 來說並不可行。

總結這一節的討論，Ghijsen 透過盜賊案例來論證，「S 認為自己曾經處於某個認知狀態」並不能保證「S 事實上處於該狀態」，所以穀倉案例中的 S 也不一定處於 S 所認定的認知狀態，這表示穀倉案例並沒有同時滿足「S 看見 p」以及「S 不知道 p」兩個條件，而這就使得 Pritchard 無法由穀倉案例來反對蘊涵論題，當然也就不能解消 BPA。此外，透過穀倉案例二，Ghijsen 試圖指出「S 看見 p，但 S 沒有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從而結論 OGT 因有反例而不成立。最後，Ghijsen 利用溫度計案例，指出「S 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但 S 沒有看見 p」的情況，藉此挑戰了某種辯護 Pritchard 論點的潛在進路，全面地反駁了 Pritchard 對基礎難題的回應。

五、對 Ghijsen 的反駁

上一節分析了 Ghijsen 對 Pritchard 論點提出的兩類反對意見和一個可能挑戰：第一類指出 Pritchard 用來反對蘊涵論題的穀倉案例並不可信，第二類是直接論證 OGT 不成立，可能挑戰則是反對 ROGT。以下筆者逐一反駁 Ghijsen 的論點。

（一）對 Ghijsen 第一類反對意見的回應

Ghijsen 使用盜賊案例來指出「S 認為自己曾經處於某個認知狀態」並不能保證「S 當時真的處於該狀態」，因此穀倉案例無法用來支持 Pritchard 的論點。表面上看起來，Ghijsen 提出了一個實質批評：如果他是正確的，那 Pritchard 就不能以穀倉案例來反駁蘊涵論題，ED 也就無法解消 BPA。不過，筆者認為，Ghijsen 的這個反駁其實是建立在一種對於 Pritchard 論點的不恰當理解上，因此並不可信。筆者的理由在於，Pritchard 從未斷言「認知主體如何判定自身處

21 關於知識優先的理論，請參考 Williamson（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何種認知狀態是該主體處於該狀態的**唯一證據**」。這表示，Pritchard 並沒有明言要排除掉「對 S 的狀態的正確描述」的策略（下稱「正確描述策略」）：也就是，當我們很自然會判定某人 S 曾經處於特定認知狀態，那 S 就真的處於該狀態。因此，如果這個策略成立，Pritchard 的確可以恰當地回應盜賊案例。

我們知道，Ghijsen 並不同意 Pritchard 可以採取「正確描述策略」，因為他認為我們並沒有合理的理據去宣稱，我們能對 S 的認知狀態有正確判定。但此處要注意的是，Ghijsen 其實並沒有進一步的論述為何我們不能給出對 S 認知狀態的正確判定，他只是將此議題的舉證責任推向 Pritchard，並質疑 Pritchard 採取此策略的可行性：如果 Pritchard 無法證成這個策略，那這個論點對 Pritchard 來說就不會是一個可行策略。對於 Ghijsen 針對此策略所提出的質疑，筆者有兩個回應。

第一，表面上看起來，當我們考慮到舉證責任，基於 Pritchard 要採用「正確描述策略」，他的確有較多舉證責任去證成該策略，而這似乎顯示出 Ghijsen 質疑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們完整地考慮 Ghijsen 對 Pritchard 提出的批評，我們將會發現，Ghijsen 對這個策略的質疑其實並不合理，因為他的質疑反而會讓他自身陷入自我否決（self-defeating） 的困境：在盜賊案例時，Ghijsen 是判定 Theo 不知道「鑽石在 P1」；但根據他自己對「正確描述策略」的質疑，如果這個質疑合理，那 Ghijsen 就不能對盜賊案例提出正確判定；而這表示，Ghijsen 對於 Theo 的判定（Theo 不知道「鑽石在 P1」）並沒有獲得證成的，所以他不能使用盜賊案例來挑戰 Pritchard。

第二，到底我們是否能夠正確地判定某主體的認知狀態？正如前文所言，這並不容易說清楚。不過，在知識論的討論中，當考慮某主體處於何種認知狀態時，一般不會質疑我們是否能夠給出正確判定。以著名的葛梯爾案例（Gettier example） 來說，如果我們做判定的能力並不可信，我們似乎難以說明為何葛梯爾案例中的主體沒有知識；相對地，如果我們同意 Ghijsen 對「正確描述策略」的質疑，因此不去採用我們自然做出的判定，那葛梯爾案例中的主體似乎就只能被判定是有知識的，此時葛梯爾案例就很難算是知識傳統分析（知識即合理的真信念） 的反例，而這顯然違反了當前學界的共識。[22]由此可見，當我

22 在「正確描述策略」不成立的情況下，文獻上大多數說明「為何葛梯爾案例中的主體沒有知識」的觀點都不會成立，例如：錯誤基礎（false ground）、無充分理由、出現否決因素、或知態運氣（epistemic luck）等。關於葛梯爾案例的討論文獻非常豐富，本文無法一一列舉，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 Ichikawa and Steup（2018）以及王一奇（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們注意到知識論學界一般都承認我們作為第三者所做出的判定，Ghijsen 對此論點的質疑反而是較不可信的。這表示，Ghijsen 若要以他對「正確描述策略」的質疑來反對 Pritchard，他會需要額外的證成。因此，基於上述兩個理由，筆者認為 Ghijsen 此處對 Pritchard 的批評並不成立。

（二）S 看見 *p*，但 S 沒有身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

Ghijsen 提出的第二類反對意見是去論證 OGT 有反例，也就是：Ghijsen 透過穀倉案例二來論證「有可能 S 看見 *p*，但 S 卻沒有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

首先，筆者要指出，雖然穀倉案例二中的認知主體 S 身處在一個充滿假穀倉的環境，但這並不表示 S 不可能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就駁斥 OGT 而言，Ghijsen 並不需要去主張「身處於充滿假穀倉的環境必然會導致認知主體無法可靠地形成真信念」。此處的關鍵在於，給定穀倉案例二中 S 的認知官能運作正常，在 S 在看見 *p* 的情況下，充滿假穀倉的環境到底有沒有導致 S 無法可靠地形成真信念？

Ghijsen 指出，在穀倉案例二中 S 的確了解自己正身處於一個充滿假穀倉的環境，但 S 卻依舊認為自己事實上看著一個真穀倉。對於這個情況，我們可以有兩種解讀：（i）S 只是一廂情願地認為自己事實上看著真穀倉，但 S 其實無法區別真穀倉和假穀倉；（ii）S 並不是一廂情願地認為自己事實上看著的是一個真穀倉。現在先假定穀倉案例二的具體情況是（i）。在此情況下，儘管 S 的確看見一個真穀倉，但 S 了解到自己正身處於一個充滿假穀倉的環境、卻又無法區別真穀倉和假穀倉，根據 ED，S 根本沒有滿足看見「眼前有個**真**穀倉」的要求：ED 要求「當 S 看見 *p*，S 要能掌握 *p* 的內容」。[23]而這就表示，從 ED 的原則來看，穀倉案例二的 S 並不算看見「眼前有個**真**穀倉」。因此，給定（i），穀倉案例二並不是 OGT 的反例。

另一方面，假定穀倉案例二的具體情況是（ii）。當案例中的 S 真的身處於充滿假穀倉的環境，此時如果 S 不是一廂情願地認為自己事實上看著的是一個真穀倉，那 S 就是在一定程度的考慮和觀察（例如：仔細檢查看到的穀倉） 之後，才會認為自己事實上看著的是一個真穀倉（尤其是在 S 了解到自己周遭充滿假穀倉之後，S 更會仔細地檢查穀倉）。這表示，S 所身處的客觀環境**並不會**不利於 S 知道「眼前有個真穀倉」。換言之，在（ii）的情況下，Ghijsen 並沒有理由去堅持穀倉案例二是 OGT 的反例。

23 此處筆者用黑體字強調的「真」，其實正是主體 S 沒有掌握到的內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許有人會質疑，為甚麼一定程度的考慮和觀察能夠阻擋「身處於充滿假穀倉的環境」所造成的影響？畢竟，在充滿假穀倉的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下，即使在經過各種考慮和觀察之後，似乎 S 仍有可能會對自身所見感到猶豫，導致 S 無法可靠地形成真信念。筆者認為此處的質疑並不會對 Ghijsen 有任何幫助，理由在於：如果 S 對真穀倉加以考慮和觀察之後，S 仍然對眼前所看到的感到猶豫，那就表示 S 的考慮與觀察並無法幫助 S 去區別真穀倉和假穀倉；此時，基於 S 沒有真正掌握「眼前有個真穀倉」中「真穀倉」的概念，ED 會判定 S 沒有看見「眼前有個**真**穀倉」。換言之，在這個質疑下，S 其實只是一廂情願地認定自己看見「眼前有個**真**穀倉」，也就是（i）的情況。而這就表示，即便有此質疑，在（ii）的情況下穀倉案例二仍舊不是 OGT 的反例。

總結來說，筆者認為 Ghijsen 藉由穀倉案例二對 OGT 提出的反對意見之所以失敗，可以歸因到 Ghijsen 對 ED 的不完整理解。一方面，在（i）的解讀中，如果 Ghijsen 有留意到 ED 要求「當 S 看見 *p*，S 要能掌握 *p* 的內容」，他就會發現，他很難在解讀（i）中給出合理的解釋去說明為何 S 算是有看見「眼前有個真穀倉」。另一方面，在（ii）的解讀中，Ghijsen 並沒有仔細考量 S 身處的環境有沒有對 S 的認知情況造成影響：當 S 了解到自己身處在充滿假穀倉的環境，並對真穀倉進行考慮與觀察過後，S 就會得以區別真穀倉和假穀倉並因而看見「眼前有個真穀倉」，而 Ghijsen 很難爭辯這一點。因此，除非 Ghijsen 可以對穀倉案例二提出可信的新解讀，否則他的穀倉案例二並不會構成 OGT 的反例。

（三）S 身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但 S 沒有看見 *p*？

最後，讓我們考慮 Ghijsen 的可能挑戰，他透過溫度計案例指出，有可能出現「S 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但 S 沒有看見 *p*」的情況。不過，筆者認為這個可能挑戰也不成立，理由如同先前的兩個案例：Ghijsen 對 Pritchard 的論點有著不恰當的解讀。

給定溫度計案例中的 Temp 的確不知道「此房間的溫度是 x」，就這一點來說，Ghijsen 似乎為 Temp 的缺乏知識提供了一個看似合理的解釋：基於知覺經驗出現了錯誤的適應指向，這造成 Temp 並沒有看見「此房間的溫度是 x」，因此 Temp 並不知道「此房間的溫度是 x」。而如果 Temp 之所以不知道「此房間的溫度是 x」真的是基於沒有看見「此房間的溫度是 x」，這表示該場景就是「主體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但卻沒有看見 *p*」的可能場景。在此情況下，Ghijsen 似乎就能宣稱相關的化約並不成立。不過，此處筆者要提醒的是，Ghijsen 的反對意見預設了「他的解釋是對 Temp 之所以缺乏知識的唯一解釋」。但是，如果有另一個解釋可以說明為何 Temp 的確不知道「此房間的溫度是 x」，而且這個解釋能夠符合 ED，那 Ghijsen 的反對意見根本不會成立。讓我們考慮 Pritchard

臺灣大學哲學論評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自己對溫度計案例提出的說明：

> 直覺上來說，即便 Temp 的信念被保證為真，他也無法透過察看損壞的溫度計來知道房間的溫度。其中，特別要指出是，Temp 的信念有問題的地方就在於「他的信念與事實之間有著錯誤的適應指向」：雖然 Temp 透過查閱損壞溫度計所生成的信念被保證為真，但正是基於此種信念產生的方式，Temp 信念的正確性無關於 Temp 的認知能力，只相關於那些在他認知能力之外的某些因素（Pritchard 2012b: 260）。

可以看到，Pritchard 明確地指出，Temp 的信念與事實之間的適應指向出錯會使得 Temp 信念的真並非來自於認知能力的展現。而這就表示，Temp 的認知能力與其信念之間缺乏了恰當連結；因此，即便 Temp 有看見「此房間的溫度是 x」，但 Temp 仍舊不算是知道「此房間的溫度是 x」。筆者認為，此處 Pritchard 的說明不但允許了 Temp 算是看見「此房間的溫度是 x」，同樣能解釋為什麼 Temp 並不算是知道「此房間的溫度是 x」，而且也符合了 ED 與 OGT（看見 *p* 不是知道 *p*，只是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這就顯示出，即便 Pritchard 必須去說明為何 Temp 不知道「此房間的溫度是 x」，他也不需要去承認「Temp 沒有看見『此房間的溫度是 x』」。因此，Ghijsen 的理論預設並不成立，他的反對意見缺乏了可信基礎。

此外，筆者要指出的是，Ghijsen 的反對意見要能成立其實還必須滿足另一個條件：錯誤的適應指向是 Temp 沒有看見「此房間的溫度是 x」的原因。但是，Ghijsen 並沒有說明清楚為何錯誤的適應指向會造成 Temp 不算是看見「此房間的溫度是 x」，這一點同樣令人起疑。相較於此，Pritchard 不但說明了「錯誤適應指向」在案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說明也符合了知識論中被普遍接受的觀點。[24]綜合以上，筆者認為，在溫度計案例中 Pritchard 並不需要承認「Temp 沒有看見『此房間的溫度是 x』」，他也能夠解釋為甚麼 Temp 沒有知識。相反地，Ghijsen 對此案例並沒有完整地掌握 Pritchard 的論點，也沒有說明清楚為何錯誤的適應指向會讓 Temp 沒有看見「此房間的溫度是 x」，這使得他對溫度計

24 不論是內在論者或外在論者大都會同意，在 S 知道 *p* 的情況下，主體的信念與主體的認知能力之間要有某種恰當連結。舉例來說，Feldman 的溫和基礎論要求主體的信念要能恰當回應外在世界的經驗，參見 Feldman（2003）以及 Steup and Neta（2020）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案例的解讀基於缺乏可信基礎因而並不成立。而這就表示，如果 Ghijsen 要用溫度計案例來挑戰 Pritchard，顯然不會成功。

六、結論

從近年文獻可以看到，基於 Pritchard 主張 ED 具有各種理論優勢，知識論學界對此進行了十分熱烈的討論，也針對 ED 提出了幾個關鍵質疑。其中，本文所聚焦的基礎難題正是 ED 所面對的一個重要挑戰。在這篇文章中，筆者一方面分析了 Pritchard 如何化解基礎難題，另一方面透過反駁 Ghijsen 的論點，筆者也辯護了 Pritchard 對基礎難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的合理性。

本文的主要工作是針對 Ghijsen 的批評（包括可能挑戰）進行反駁。筆者論證，Ghijsen 對 Pritchard 論點的反對意見都建立在他對 ED 的不恰當理解上。換言之，只要對 ED 有完整確切的理解，我們就能發現 Ghijsen 的反對意見並不會對 ED 造成實質威脅。因此，為了駁斥 Ghijsen，筆者先釐清 ED 的核心主張、說明 ED 與基礎難題之間的關連性、並以此建立 BPA（基礎難題論證）。然後，筆者檢視 Pritchard 如何透過反對蘊涵論題來解消基礎難題：透過分析 Pritchard 對基礎難題的解決方案，我們可以對 ED 有更為深入的理解（例如，到底甚麼叫做「看見 p」）。以此為基礎，筆者檢討 Ghijsen 對 Pritchard 提出的反對意見，然後從對 ED 的完整理解來逐一反駁 Ghijsen 的論點。

更具體來說，筆者認為，Ghijsen 在反對 Pritchard 的論點時所使用到的三個案例（盜賊案例、穀倉案例二、以及溫度計案例）都不會對 Pritchard 構成實質挑戰。在盜賊案例中，Ghijsen 試圖指出「主體認為自己曾經看見 p 不能保證主體事實上真的曾經看見 p」，而且即使我們自然地對主體狀態做出的判定也無法證明這一點。但正如前文分析，Ghijsen 的指控會造成自我否決，並且有違學界主流共識。至於 OGT，Ghijsen 嘗試先透過穀倉案例二，試圖證明「S 看見 p，卻沒有身處在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但透過筆者的分析可以看到，對於穀倉案例二的兩種解讀都無法證明這一點。此外，Ghijsen 試圖利用溫度計案例來指出，儘管 Temp 身處於客觀上有利於知道 p 的場景，但 Temp 仍舊沒有看見 p。對此，筆者論證，Ghijsen 對溫度計案例的解讀不是 Pritchard 所能採取的唯一解讀，而這就顯示出這個可能挑戰也不成立。總結來說，Ghijsen 的三個反對意見都缺乏完整合理的論述，因此都不成立。而透過本文的分析與論證，筆者相信，這些工作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理解 ED，也為進一步探究 ED 的合理性提供了相當程度的討論基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王一奇，〈葛梯爾問題〉，發表於王一奇主編，「華文哲學百科」，（http://mephilosophy.ccu.edu.tw/entry.php?entry_name=葛梯爾問題），2021年9月2日上網檢索。

李國揚，〈認知證成及其結構〉，發表於王一奇主編，「華文哲學百科」，（http://mephilosophy.ccu.edu.tw/entry.php?entry_name=認知證成及其結構），2021年9月2日上網檢索。

Cassam, Quassim. 2007. *The Possibility of Knowled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retske, Fred. 1969. *Seeing and Know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Feldman, Richard. 2003. *Epistemology*.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Fratantonio, Giada. 2019. "Reflective Access, Closure, and 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 *Episteme* : 1-21. https://doi.org/10.1017/epi.2019.26.

Ghijsen, Harmen. 2015. "The Basis Problem for 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 Revisited." *Erkenntnis* 80: 1147-156. https://doi.org/10.1007/s10670-014-9715-9.

Ichikawa, Jonathan Jenkins and Matthias Steup. 2018. "The Analysis of Knowledge."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Edward N. Zalta. Summer 2018 Edition. Accessed October 31, 2021.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8/entries/knowledge-analysis/.

Kraft, Tim. 2015. "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s Genuine Access Problem." *Theoria* 81(4): 311-32. https://doi.org/10.1111/theo.12075 .

Lyons, Jack. 2017.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Perception."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Edward N. Zalta. Spring 2017 Edition. Accessed October 31, 2021.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erception-episprob/.

Pritchard, Duncan. 2011. "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 and the Basis Problem."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21 (1): 434-55. https://doi.org/10.1111/j.1533-6077.2011.00210.x.

———. 2012a. *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2b. "Anti-Luck Virtue Epistemolog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9 (3): 247-79. https://doi.org/10.5840/jphil201210939.

———. 2016a. *Epistemic Angst: Radical Scepticism and the Groundlessness of our Believing*.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16b. *Epistemology*. 2nd 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analli, Chris. 2014. “Luck, Propositional Perception, and the Entailment Thesis.” *Synthese* 191 (6): 1223-247. https://doi.org/10.1007/s11229-013-0323-z.

———. 2018. “Epistemological Disjuncitivism and Introspective Indiscriminability.” *Philosophia* 47: 183-205. https://doi.org/10.1007/s11406-018-9969-6.

Shaw, Kegan. 2019. “The Bifurcated Conception of Perceptual Knowledge: A New Solution to the Basis Problem for 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 *Synthese* 196 (7): 2871-884. https://doi.org/10.1007/s11229-017-1590-x.

Soteriou, Matthew. 2020. “The Disjunctive Theory of Perception.”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Edward N. Zalta. Summer 2020 Edition. Accessed October 31, 2021.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erception-disjunctive/.

Steup, Matthias, and Ram Neta. 2020. “Epistemology.”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Edward N. Zalta. Summer 2020 Edition. Accessed October 31, 2021.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epistemology/.

Williamson, Timothy. 2000. *Knowledge and its Limi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n Pritchard's Responses to the Basis Problem

Kwok, Chung-him & Hsiao, Ming-yuan *

Abstract

In recent discussions in epistemology, Pritchard defends *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 of perceptual knowledge (ED). Specifically, one of the crucial theses of ED is that seeing that *p* is a kind of rational support for knowing that *p*. On the other hand, Williamson and Cassam, among others, advocate *the entailment thesis*: seeing that *p* is a specific way of knowing that *p*. If the entailment thesis were true, the kind of rational support ED proposes would be self-supporting, and ED would thereby be unsatisfactory. This problem with ED is called *the basis problem*. In order to defend ED, Pritchard rejects the entailment thesis. He argues that seeing that *p* is not a specific way of knowing that *p*; instead, seeing that *p* is just being in an objectively epistemically good position to know that *p*. This thesis is called the *objectively epistemically good scenario thesis* (OGT). Nevertheless, Ghijsen argues against Pritchard for two reasons. Firstly, the case Pritchard deploys for supporting OGT is not convincing. Secondly, there are counter examples to OGT. In this article, we argue that Ghijsen's criticisms stem from an inappropriate understanding of Pritchard's account, and that his objections are therefore untenable.

Keywords: 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 of Perceptual Knowledge, the Basis Problem, the Entailment Thesis, the Objectively Epistemically Good Scenario Thesis

* Kwok, Chung-him,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ail: chkwok@link.cuhk.edu.hk;
Hsiao, Ming-yu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oochow University. Email: myhsiao@sc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